

徐铸成的清华求学经历

金富军

徐铸成（1907～1991），江苏宜兴人，著名记者、编辑和评论家，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曾任桂林、上海《大公报》总编辑，上海《文汇报》总主笔，北京《教师报》总编辑。1956年10月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复刊，任社长兼总编辑。徐铸成还曾任第一、五、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，民盟中央委员。

世人皆知徐铸成求学北京师范大学，甚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，他曾有短期求学清华的一段经历。

1926年，徐铸成借同学文凭，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政治学系，当时用名“徐锡华”。甫一入校，钟灵毓秀的清华园、中西兼有的精美建筑让徐铸成陶醉。徐铸成感到清华“真是辽阔无际，建筑则崇楼杰阁，美轮美奂，设备完美而西化，恍如置身中西合璧之大观园。”“我从小为穷学生，一旦处身此环境，仿佛刘阮上天台矣。”“作为留美的预备学校，不仅课程要衔接美国的大学，生活上也要竭力‘学习’美国的生活方式。这就往往使像我这样从穷师范出身的新学生瞠目结舌。”“总之，在我看来，天堂般的环境，神仙般的生活。”

这种震撼在很多初入清华

的学生身上都曾存在。1911年入校的陈鹤琴感情浓郁地说：

“我的清华时代，好像万象更新的新年，好像朝气蓬勃的春天。我的希望，非常远大；我的前途，非常光明；我的精神，非常饱满；我的勇气，非常旺盛；我的自信，非常坚强；我的自期，非常宏远。那时做人真觉得有无穷愉快。”1925年入校的王淦昌兴奋地说：“那活泼舒适的体育馆、精致幽雅的图书馆、宏伟壮观的大礼堂、严肃坚固的科学馆，更是令我向往。我生活在这个林园似的校园里，感到无限的幸福，并不由自主地萌生了一种自豪感。我从常熟家乡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，觉得好像进了天堂，这回更是从天堂走到了另一个更美丽的天堂。‘清华学堂’在我心目中实际上是‘清华天堂’。”

徐铸成既有缘得入清华这座宝山，探骊得珠，自然要充分利用清华优越的学习条件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营养，冀为异日满载步入社会之预备。

他说“半年清华生活，使我各科学识有极大长进。每晚常喜钻入书库，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及自创刊号起之《东方杂志》等，必至闭馆铃响，始猛然惊觉，匆匆离馆，盖对近代时事刊物，特有浓厚兴趣也。”

徐铸成在清华时间仅有半年，教师中印象深者，“一为杨树达先生，博学多识，授国文，讲解明晰；一为外籍英语教师温德先生，讲课不厌其烦，务求每一学生彻底了解课文；一为讲授生物学之钱崇澍先生，我选是科，得以融会贯通生物各门之基本知识……一为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，脸色红润……”

与管理较为松弛的师大、北大比较，徐铸成回忆，“清华的课堂纪律一般很严肃，每月有月考，每堂功课下课前，教师必开列一批参考书的章节，在下次上课前必需读毕。学生的作息也有严格制度，如下午四时以后，所有宿舍、课堂、图书馆全部上锁，迫使学生一



定要到操场、体育馆去锻炼，即是对体育最无兴趣者，也只得得到室外去散步一个小时。”而在师大，“钱玄同先生每次上课时，从不看一眼学生有无缺席，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，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。也从不考试……”

徐铸成说，“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，我以为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、制度，各有优劣。清华制度严，功课紧，每一个学生总能达到预期的教育要求，而主动去博览群书，力求深造的时间毕竟有限了。而像北大、师大这样的管理松弛，会有些‘南郭先生’按时毕业；而不少勤奋的同学，在一些教授的指导下，会在四年内在某一学科钻研出一定的成果，像朱自清、俞平伯诸先生，北大毕业时就成为有名的学者，留学回国后，分别被清华、燕京聘为教授。”

徐铸成入的是大学部政治学系，但在本系课程学习之余，徐铸成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演讲会，吸收新知。当时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等教授均为一时之选，鼎鼎大名。徐铸成虽不能亲承几位大师的教诲，但通过学术演讲会瞻仰了大师风采。徐铸成回忆：“我曾听过任公先生的两次演讲，一次是讲历史研究法，内容比我在中学时代看过的他的同一题目的著作，更为精辟和简练；一次讲的是中国书法的美和如何练字，也极精辟，对后学者有

极大的指导意义。”王国维先生讲“新莽量衡”，“不仅详细考证出王莽篡位后改革的度量衡制度，而且带来了他根据考证复制出来的量衡模具。这样沉闷的题目，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年，听了也觉得津津有味，久久不忘。”在师生同乐会上，赵元任表演“全国旅行”，“从北京循京汉路南下，折入山西、陕西，东出潼关，再由河南至两湖、川、云、贵，复由两广绕赣、闽入江、浙、皖，由山东渤海至东三省，再入关回京，沿途每‘抵’一地，即说当地的土话，约略介绍当地的名胜古迹和特产。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，不仅时时引起哄堂大笑，而且使人确是增加不少见闻。”

正当徐铸成在美如花圃的清华园勤快地撷取花蜜时，他曾经求学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校长致函清华，揭发徐铸成借用他人文凭投考清华之事。

当时清华学校具体处理徐铸成事件的是教务长梅贻琦。作为一名学校管理者，他必须依章办事。但是作为教师，他又又要保护学生。面对矛盾，梅贻琦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。梅贻琦答复第三师范校长：该生投考时之照片与入学时核对无误；且该生入学后品学兼优，似不应追究。但第三师范校长复函气势汹汹，并附有徐铸成与徐锡华两人照片，声称如再不开除，将向教育部控告，云云。

无奈之下，梅贻琦替徐铸成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。徐铸

成回忆“月涵先生并温言慰勉，谓人生难免无挫折，要有再接再厉，屡扑屡起之决心。言毕，出示一写就之致南开张伯苓先生介绍信，并言：‘伯苓先生为我中学老校长。我恳介你去南开学习半年，明夏再来清华插入二年级。’”梅贻琦的温言劝慰，与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校长必欲致青年于死地迥形成一鲜明对照，其委曲爱护青年之一片苦心，让徐铸成大为感动，不禁“热泪潸然而下”。翌日，徐铸成便“洒泪告别清华园”。“在天堂只逗留半年，就一跤跌回了人间。”

离开清华后，由于“南开所费不貲，父亲又收入甚菲，断无力供应，不得不重违梅月涵先生之好意。”徐铸成考入河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。以后又走上新闻之路，终成为我国一代著名记者、编辑与新闻评论家。

在徐铸成波澜壮阔的一生中，清华园的学习生活显然非常短暂。但徐铸成说：“我在清华不到一年就离开了，以后对她还很眷恋，关心她的一动一静。”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，他以温润的文字深情回忆了在清华的学习与生活，以及对教务长梅贻琦的衷心感谢，并写下了《王国维与梁启超》、《旧清华的生活片段》、《北京的图书馆》、《从京师大学堂到北平大学》等回忆、怀念清华生活的篇章，寄托了他对这半年学习生活深深的怀念。 ❷